

舊歷丙寅年八月廿五日

聶氏家言旬刊

民國十五年十月一號

第一〇二二期

目次

退庵隨筆摘錄

二十二史感應錄

德國佛教會成立之演說詞

遷居廣告

上海遼陽路聶宅發行

退庵隨筆摘錄

躬行 續前期

前明蔡虛齋先生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爲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尙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卽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即逝。人以爲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寧告誡。萬勿浪費。此等事當時卽以爲佳話。今人猶樂道之。李文貞所謂窮得熱鬧者。足以起懦廉頑。今人眼匡愈大。手頭愈鬆。毫無此流風餘韻矣。

陳白沙獻章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卽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黃陶庵曰。趙清獻公言吾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

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載張天祺自約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像。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言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如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摸。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四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

本刊經郵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照郵局定章。須定有報價。茲特定爲年費貳角。本埠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絕不與己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仔細思量。能無笑死愧死哉。

其杰按司馬溫公自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此從念佛揣摩而來。而又欲避去學佛面目。蓋宋儒學佛通病。大抵於求究竟義有未至者也。念一中字。亦繫心一處之法。而未知念佛則不僅以繫心一處而止也。即大學之道。亦不止正其心而止。又必先之以誠意。更先之以格物致知。迨物格知致而意誠。則達於明明德之域矣。斯時心有住而無住。並內外中間皆了不可得矣。止念一個中字。則於物欲之蔽。妄念之來。仍無補也。至於念佛。則以佛爲目標。佛之言覺也。亦即明明德自誠明之謂也。易言之。以明明德爲至善之止也。有明德爲體。而後能發爲親民之用。即慈悲喜捨普度衆生之謂也。故念一佛而一切功德莊嚴咸具足焉。又念佛者有感應道交之義。以能念佛之心。證所念佛之性。則有能自得其所得者。固非念一中字所能臻其妙用也。近世催眠學暗示法發明後。心理學家遂漸知心體中有極大之潛力。能於至誠極靜時發見。所謂性體之靜。心力之用。於此略見端倪。而佛之爲義。體用兼賅。念佛法門。亦體用備具。證以近世心理學之暗示法。益知念佛之有大功能。則念一箇中字。尙未爲得術也。

或問四書疑義於李二曲。二曲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

徒誇精門靡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修。試切已自勸。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身修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試切已自勸。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試切已自勸。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視聽言動之復禮乎。果忠信篤敬之交修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試反已自勸。言果知乎。氣果養乎。心果收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從師千里。師悉出經書欲盡講授。甫講一語。其士即稽首請退。決月弗至。問之。則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實踐。始可謂善讀書哉。

李二曲又曰。顏子之不違如愚。正顏子之聰明絕人。蓋本心

既空則受教有地。入道有機。吾人生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

顏子。玩如愚二字。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

然後知平日之喋喋論辨。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

說。視顏子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

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黃香石培芳虎坊雜識云。學者當明義利之辨。一部孟子。皆

是辨明義利。至桃應問替股殺人一章。則是義利之辨盡頭

處矣。在皋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但有執之而已矣。

在舜知有性。而不知有天下。但有竊負而逃而已矣。桃應所

答落第二念即依迴周折於其間矣。故自古高世之行非常之事其理不離於庸常。學者於當下義理認得真守得定更不存一毫利害之見。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嘗見陸稼書先生為縣令時。上官欲令其改文書內一字。先生不肯。一字雖微。但百姓情節不是如此。自不可改。觀此一事。先生義利之辨可知矣。其生平所造亦可見矣。一字尚不肯改。况肯詔權貴。狗請託以枉民情乎。若當下怕參官之念起。便無所不至矣。許漢園浩曰。作文以讀書為主。讀書以立品為主。貪作文而不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簞。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一十二一史感應錄 續前 後漢書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於樹下。蟻蟻困之。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放去。其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特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位三公。潔白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楊震傳註

虞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其狀。每流涕隨之。嘗曰。于公高為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其孫詡曰升卿。詡卒為漢名臣。虞期傳

劉昆除江陵令。縣界連年遭火。昆面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後為宏農太守。嶠阻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拜光祿勳。劉昆傳

王恂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觀之。書生謂恂曰。我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留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驚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縣使恂署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恂前。言於縣。縣以歸恂。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恂具言其狀。井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述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事。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名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恂俱往。載棺。餘金具存。厚謝不受。恂由是顯名。舉茂才。王恂傳

王恂除郡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恂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聞女子稱冤之聲。恂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鬼曰。無衣不敢進。恂投衣與之。乃見一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恂問亭長姓名。女曰。即今門下遊徼者也。恂曰。當為汝理此冤。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且召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安。王恂傳

公沙穆爲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傳

劉根隱居嵩山。有道德。就學者日衆。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將立死。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根乃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侵凌有道。以辱亡靈。可叩頭爲我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在。劉根傳

德國優婆塞在務拉哈城之演說

鐵心燈譯印 度大菩提報

德國大菩提分會幹事德人西洛斯君紐畢堡省之務拉哈城講演分會情形

德國大菩提分會已在紐畢堡省之明倪墟城成立。任幹事者即有名之書肆商德國優婆塞西洛斯君。西君爲佛法故。犧牲自身利益極大。所有入款。幾全用以散送德文佛經。現全德之境。悉得其布施之益。該分會曾發行德文佛化月刊兩種。其一名達道月刊。又一種名佛教週報。以下爲其演說辭之大略。

兩月以來。德國人民對於佛法。感受極大之興趣。名流多人。時有佛教問題之演講。而多數佛教書籍。近來時有出版。此

均有演講會之舉行。而賴因蘭亦有一佛教團體成立。余刻與此兩團體之發起人。時通音信。而余之私願。尤在聯絡德國各佛教團體合而爲一。至於敝會日在進行中。堪爲諸公告慰者也。云云。大菩提報記者按。凡我東亞之佛教徒。如日本中國緬甸暹羅錫蘭之擁有資財者。對於此英國德國兄弟。實負有重大之責任。吾人亟應猛醒者。耶教之流布。當不能再過五十年。而目下科學之進步。對於佛法之真義。實已到堪能澈底了解之程度。則佛教之大興。更無疑義。凡我亞洲之同仁。對於西歐之同志。可不力與援助乎。明倪墟城爲德國南部之大城。城沿多腦河之支流名伊薩河者。印度大菩提會設分會於此。並設分會於倫敦。以傳佛法於歐洲也。

遷居廣告

敬啓者鄙人奉家慈遷居遼陽路新宅。旬刊通信住址亦隨之而改。以後通信請寫上海楊樹浦遼陽路一百十二號。其地在轟中承華童公學之東。出入仍由倍開爾路。現時前門路未做好。暫由後門匯山路出入。其杰啓

索二十一史感應錄者注意 此書近日已送完現託

友人在蘇重印有函索而未照寄者。大約半月後可補寄上。龍舒淨土文出書在即 此書因校訂頗費時日。加以

中華書局經過罷工。遲久尙未出書。甚以爲歎。茲已排校完